

碾

□ 胡天翔

北窑场里溜一圈，东干渠上摔两跤，南河的石桥上比比谁扔的泥团远，田红伟、杨红旗、杨少杰又跑到村东的晒场里。秋收了，麦播了，挨地头的晒场犁了、刨了，栽葱，种蒜，点萝卜、香菜，撒菠菜、黄心菜。晒场变成家家户户的菜园子。菜园子边上是麦秸垛，麦秸垛头或躺或立着圆滚的石碾。

三个半大小伙子耍石碾哩。一二百斤的青石碾在他们手下就像小陀螺：扳倒立起来，立起来再扳倒，扭着碾眼还翻跟头哩。青石碾太轻，比不出劲大小，田红伟领着杨红旗、杨少杰去了他家的晒场。田红伟家的晒场里躺个红石碾，有三百多斤，是杨楼最重的石碾。轧场碾麦挂个石耩子，田红伟他爹挥鞭赶两头牛才拉出吱吱吱吱的响声。

红石碾又粗又长，一头大一头小。胳膊长腿粗腰也粗的田红伟喊声一二三，躺着的红石碾被立起来了。田红伟再喊声三二一，立着的红石碾又被扳倒了。立了小头立大头，拍拍手上的灰尘，田红伟歪着头说：“谁不服？来！”

杨红旗不服。双手抱定石碾沿，双脚使劲蹬地，杨红旗的屁股刚撅起来，石碾未动，却听见“刺啦”一声响——杨红旗的裤裆开线了。杨少杰笑得直拍手，田红伟乐得乱跺脚。杨红旗的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脱下外褂，袖子系到腰上，用褂子盖着屁股，杨红旗穿着汗衫、光着膀子跑了。

杨红旗进村了，村口又来了一个人。是个女子，黑裤子蓝褂子，提个小细筐。近了，是王长林的闺女王红玲。看见晒场里的杨少杰和田红伟，王红玲沿着地头的小路，急急向北走了。王红玲身后的麻花辫子垂到腰上，一步一摇摆。看王红玲向北走了，杨少杰才转脸看着王红玲跑了。

田红伟笑嘻嘻地看着杨少杰说：“大辫子去薅菜哩，你去帮着扛筐嘛！”杨少杰瞪着田红伟说：“大辫子！

大辫子！乱给人起外号！”

田红伟说：“噢——没过门儿就心疼哩！王红玲的辫子就是长嘛！”

田红伟接着说：“不喊大辫子也中，你把石碾搬起来，俺就不喊啦！”

杨少杰说：“说话算话？”

田红伟说：“算话！搬吧。”

伸胳膊撸袖子，弯腰下蹲抱住石碾往上掀，石碾起小腿处，杨少杰累得咬牙切齿、双腿打战，再也搬不起来了。杨少杰一松手，石碾重重地砸到地上。

田红伟说：“服气不？帮大辫子扛筐去吧！”

杨少杰不理田红伟。歇了一会儿，喘了三口气，杨少杰走到石碾前，脸朝地趴着，双腿分开，贴着石碾往下挪，一直挪到屁股挨着石碾。杨少杰双腿夹住石碾，双手按地，上身慢慢往上撑，石碾慢慢离了地面。屁股越撅越高，杨少杰的腿、腰、上身从一条直线弯成钝角、直角、锐角，石碾也一点点往上升。眼看石碾快立起来了，杨少杰的左腿却没绷着，弯了下去。没了支撑，石碾一歪，顺着杨少杰的左腿就滚下去了。

啊！

啊——

田红伟的惊叫声，杨少杰的惨叫声，听得王红玲的心一颤。不一会儿，田红伟从晒场跑过来了，站在地头喊：“王红玲，少杰被石碾轧了，你去看着他，俺回村里叫人……”

田野空阔。风把田红伟的声音清晰地吹过来。菜也不薅了，抓起细筐，王红玲朝地头跑去。路过一个排水沟，她一个跨步就跳过去了。筐里的菜掉出来了，她也顾不得捡。跑到田红伟家的晒场，王红玲看见杨少杰侧躺在地上不停地呻吟：“哎哟！哎哟……”

王红玲蹲在杨少杰身边问：“少杰，你——你的腿咋啦？”

杨少杰的腿没事，左脚踝骨折了。王长林用驴车拉到王楼，拦辆敞篷三轮车将杨少杰送到县城南关医院。治了三天，带的钱就花完了，他爹杨大军只得把圈里的两头大肥猪卖了一头。治了半个月，一头猪的钱花的还剩一个猪头，医生给杨少杰的腿打上石膏，让回家养两个月再去拆石膏。

杨少杰刚到家，杨红旗掂着二斤鸡蛋，田红伟提着两瓶罐头来了。两家大人都没露头。杨大军一根红花烟没吸完，杨红旗和田大伟拍拍屁股走了。送两个孩子走到院门口，想要医药费的话都到嘴边了，杨大军又咽到肚子里。想到躺在床上的杨少杰，杨大军在鞋底上摁灭烟头，弹进只剩一头猪的猪圈里，出门去找杨铁头和田大个讨医药费。

杨红旗他爹叫杨铁头。明白了杨大军的来意，杨铁头摇摇头说：“大军哥，少杰的事和俺红旗可没关系，兔崽子搬石碾把裤裆撑烂了，俺还踢了他两脚哩！你去找田大个说说呗？石碾是他家的，搬石碾是红伟起的头。”

田大个是田红伟的爹。一听杨大军让赔医药费，田大个摆摆手说：“大军老弟，少杰砸脚不关俺红伟的事，少杰不该用腿夹石碾哩。”

杨大军说：“石碾是你家的，搬石碾是红伟提出来的。”

田大个说：“石碾是俺家的，红伟、红旗咋没砸脚啊！红伟没让少杰用腿夹石碾啊！不信，你去杨铁头家问问红旗。”

“你——”杨大军说不出话来。

没要到一分钱医药费，还被杨铁头和田大个当皮球来踢，杨大军气得

肚子疼。回到家，杨大军说杨铁头不仗义，他老婆曹秀芝也骂田大个没良心。两个人正生气，家里的黑狗叫了起来。天黑了，王红玲趁着夜色来了。坐了一会儿，劝杨少杰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王红玲递给杨少杰一个卷着的手绢，泪眼汪汪地走了。手绢里包着五百块钱和的一封信。知道儿子看病用钱，王红玲来送钱了，杨大军竖起大拇指；王红玲心疼少杰都流泪了，曹秀芝感动得鼻子酸。看了信，杨少杰用被子把头一蒙，睡了。

入了腊月，杨少杰去医院拆了石膏，拄着单拐能下地了。

出了正月，杨少杰脱拐能走路了，就是微微翘点左脚呢。

又一年五月，该割油菜了，田大个家的红石碾不见了。田大个大去问杨大军，杨大军赌咒没动过石碾。田大个大疑心是杨少杰，可杨少杰和王红玲出去打工了。五月打油菜，六月收小麦，不碾场咋行，田大个大借了杨铁头家的石碾。

没有石碾，田大个也不养牛了。打完油菜，田大个卖了两头牯牛，买辆手扶拖拉机，拉着铁轱辘，五里三村给人碾场挣钱哩。没两年，村里有了大型收割机，更没有人赶牛拉石碾了。那些青石碾或丢弃在路边的干沟里，或遗忘在村民的房前屋后，要么被偷走，要么被卖掉，一个个都不见了。

青石碾消失了，红石碾却出来了。2003年的秋天，南河里的水越来越浅，有的地方都见底了。水落石出，河桥两边的水坑里渐渐露出一个大石碾。

正是田大个家的红石碾。③2

盤龍山

在冶铁遗址望月（组诗）

□ 吴关博

五月，麦子们有了铁的嗓音
它们喝着金黄色的酒
我的爷爷是这片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也是一位诗人，比如
他说月亮是一间空的房子
铁是这间房子里的蜡烛
我们使用铁，就是向月亮赊秋天的
碎银子

他还说过，月亮这间房子里堆满了信
——我寄愁心与明月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北边韩堂村的韩非子也写过。”
月亮给他回了信
他去了天上，再也“木有”回来
“木有”即没有
这似乎让“回来”这个词有了干枯
的感觉

月亮和诗记得冶铁的人，他们
用流水，火焰，石头，粮食
洗出青铜时代的剑铭
现在它们已被工业的“精巧”替代
它们的骨骼变得更辽阔
它们从月亮上下来，回到餐桌旁，
铁道上

它们将铁的手臂，伸向月亮
成为“嫦娥N号”，去一个更辽远的
地方

在文庙，读《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他很久没有说话了
流亡的词开始融化
它散发青铜之光：一场干净的世纪
末预言

石质雕像的手，指向虚空中的月亮
——一张驱夫的脸
一些汉字，内部正轻轻摩擦声响

一株刺月红，盛开于孔子的舌头上
世界是一枚樱桃
酗酒般垂挂，圆形的欲望
多少次，进入书影的世界
寻找可能存在的——“莫春者，春服既成”
而生命的烛照，熄灭之时渐如轻盈
的流彩

曾皙表述——一种大同之美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青铜质的词。与圣贤递换眼神
距如一片晚照的光开阔而金黄
一把礼崩乐坏的剑，千乘之国的
群马

它们的阴影遥远，文字翕动
落木般隐匿地陷入内部的沉思
一种湛蓝色的冥想
世界赠我一根分叉的树枝

合欢赋
我爱合欢的洁白
它不知道自己的洁白
就像月亮不知道自己只是月亮
它保持着对世界盲目的热情，净软
的心跳

他们都爱你的大，爱你春风汤汤
而我爱你，眼前的具体
细小与陡峭的呼吸
风来时，你是动词与形容词
是一面花海的旗帜
你克制的白，钟表般的香气
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抒情

当我写下：合，欢。两个字
你是大乘的动名词
坐进一本——
“西平高级中学”的典籍中
微微热气
春风来信，解开你的第一粒纽扣，
与第二粒

一粒是最轻的音乐
——所有的秘密，都在呈现新的
世界

一粒是哲学的翅膀：
一场大于风的事物
一颗周而复始的心，再次选择拥抱
世上所有的人

给我即将七十岁的外婆
上楼梯比羽毛轻
踩出木质的声音像一段被篡改的
时间
二楼谷仓像一本亚当·斯密《国富
论》
“看不见的手”为马铃薯以及晒稻
谷的席子
斧头，犁铧，完成等价的交换

锄春为诗，择菜生香
她是这块菜地干净的诗人
写辣椒闪电般的抒情
也写一粒稻米的壮阔雄心
更多时，她春日无事，裁云剪雾
绣一幅春阴澹澹的山水画
做两只评弹般清激的小鞋
她的日子安静，古典得像雪花堆出
的瓷碗

有一个明亮的内胆，侠客的袖色
时间拓印在白纸上问题
活着就覆手为雨
她把问题折叠成视频
“浆果买一张遥远的车票？”
（“浆果”是黔东南方言，即“怎么”
的意思）
如何帮她揭开“帮我砍一刀”的谜
题

我无法解释“一刀”
那并非一丝薄凉的伦理悖论
比方我和她说：“婆，你看二虎桥不
一定有虎，
你看牛栏江，牛并不能拦住一条大江
的东去。”
“那是手机里挂着的一把刀子。”
“一刀”和“一刀”，她始终不解“砍
一刀”
或许先有一把刀的假设，才是刀的
真身？
把“折扣”和“现金打款”和老虎一
起关进笼子
此刻，她觉得眼下“这块刀子做成的
蛋糕”
远比前院的一片火红的辣椒地，更
为棘手

那位教体育的政治老师老了
那位教体育的政治老师老了
身形渐低过，一道围墙下生长的
野草

十一年前，他教我们立定跳远的标
准姿势
躬身蹬地双脚飞跃，四十五度倾斜
落地时，多像一张扑克牌”
被时间的发牌手投掷出去
有时总觉得，有些人就是某个数字
或某张扑克牌的脸
看见鹅蛋脸形的人，会和数字6连
成一条线
现在我也为一些数字而活着

为一张面具而活
彩色影片在脑海中投影
像潮汐一样反复洄流
他穿着：白色运动鞋，白色运动衣，
黑色长裤

他身上充满某种药片般的歧义
副作用是他教体育，主治功效教
政治

烟雾在肺里打散，重聚，坚硬
如一道迂曲如小径的反比例函数
“肺部纤维化：从一个气球变成了
轮胎。”*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从微信群再次看到他的脸
像从水镜中捞月
用我的左手完成白纸上的一道
填空题

*：引自青年医生陈国睿的诗句。

食梦记
二年级的时候，学习放牛
在山的腹部饮水
风失忆了
野桃把失忆了
水牛失忆了

春色摇摇晃晃
饮水前，他打了草结
群山起伏，水面正好清圆，记录所
有倒影

蜻蜓驮着夕阳，沉重的肉身像一个
拟声词

大地“嗯”了一声，食物开始金黄
吊脚楼是金黄的
老黑狗的尾巴是金黄的
秧苗与水田里的波纹，是金黄的
谷仓里的旧谷子也是金黄的
它们一天天递减，逃逸
儿子说我们会长高，因为身体里都
装满夕阳

柴米油盐是叙事部分
烟肉，糍糕，甜酒，酸萝卜是抒情
部分

母亲的后半生都在翻阅月光
偶然间倒叙黔东南州清水江
江下游是一匹瘦马
我们是它胃里，磨得圆润的石头③2

烟火十香菜

□ 刘 韬

在我的家乡黄淮平原，村子里
很多人都喜欢种十香菜。墙根
处，庭院里，沟坡边，处处都能见到
十香菜绿色的身影。淡紫色的四
棱小茎，相对而生的嫩绿长圆形小
叶，有一种朴实的美，泛着绿色的
光泽，惹人心生欢喜。

麦收过后，经过初夏雨露的滋
润，园子里角落处母亲种的十香
菜，根颈部冒出了许多极嫩的叶
片。整个小院氤氲着幽幽的留兰
香味，这带着烟火气息能够美味舌
尖的东西，总是让人心心念念地记
着。

十香菜，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
物，又被人们称作留兰香、石香
菜。其叶与薄荷叶相似，却又比薄
荷叶小。它从春天开始发芽、生
长，一直长到秋天霜降时分才会存
根枯萎。它的叶片可以当菜吃，更
多的时候被用作烹制食物的配料，
有着浓厚的香味，起到提香增色的
作用。

十香菜的香味，不浓不浅，香
而不膩，其间透出一丝茱萸的甜
香和薄荷的清涼，还有稍许荆芥的
麻爽。在那个食材匮乏的年代，母
亲喜欢用十香菜辅助着调制各种
饭菜。每当我中午放学回家，母亲
一边在案板上擀着面条，一边招呼
我去小菜园里揪一把十香菜。锅
里滚开着的汤面，将洗净的十香
菜放入其中，立刻多出了独有的香
味，食欲大增。

十香菜是灵魂，蒜汁是精神，
面条是骨架。炎炎夏日，十香菜
蒜汁捞面一直是全家人的最爱。在
擀面条前的间隙里，母亲总是揪一
把十香菜的嫩叶，和蒜瓣一起放入
石臼中捣碎。偶有喜辣的，再掺入
一个干辣椒或切几片生姜，捣成糊
状，加盐、生抽、香醋、芝麻油调
好。待面条煮熟后捞出过凉，浇上
十香菜蒜汁搅拌，吃起来真是清
爽滑。

母亲说，十香菜能起到除湿防
暑、醒神开胃的功效。那年头儿一
到夏天，没有空调，纳凉全靠手摇
蒲扇。到了三伏天，人们还得顶着
火辣辣的太阳下地干活儿。时近
中午，母亲不顾大半天的劳累，很
快做好了十香菜蒜汁手工捞面。

蒜汁浇入面中，轻轻搅拌，配些
臊子，正宗的农家捞面端上了桌。吃
上一口，瞬间唇齿间便碰撞出绵
丝麻脆甜的香味。

最令我难忘的是十香菜炒鸡
蛋这道美味。记得我上初中三年

级的那个暑假，连续20多天没下
雨，园子里的蔬菜几乎绝收。由于
我学习任务再加上夜间风寒感冒，
高烧持续不退，这可急坏了父母。
听村里的老中医说，食用新鲜的十
香菜炒鸡蛋，可用来治疗风寒。母
亲一大早就从村子的深井里挑来
水，把园子篱笆处旱得萎靡不振的
十香菜浇了个透。次日清早，得了
井水浇灌的那片十香菜便英姿勃
发、新叶吐露。

仅大半天工夫儿，得益于阳
光的沐浴和水肥的滋养，片片新
生的十香菜叶片便舒展开来。母
亲迫不及待地摘下几把叶片，洗
净晾干，然后切成碎片，与在碗里
搅拌后的鸡蛋混合。一切就绪，
等铁锅烧热后，母亲倒上油，将碗
里掺了十香菜碎叶的鸡蛋液倒入
锅中，很快，绿色与金黄色相融合
的十香菜炒鸡蛋就飘散出一股独
特的香味。

记忆里，乡亲们餐桌上十香菜
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剂，与蒜瓣一起
捣碎的十香菜蒜汁，可以用来配搭
葱花饼、千层饼和鸡蛋煎饼。母
亲做的油饼类，外酥里软，蘸上十
香菜蒜汁，咬上一口，满口生津，回
味无穷。有时做鱼汤或豆腐肉片汤
时，母亲也喜欢在起锅时放入一小
把十香菜。那透着浓郁香的汤水，
缀着几片新绿不仅提鲜，还十分养
眼。

秋分时节，十香菜在园子的角
落处长得十分繁盛。母亲知道这
个作物的叶芽越嫩越好，就采摘许
多新鲜的十香菜，洗净晒干，配上
辣椒、花椒、八角等磨成佐料，精
心收藏于瓶中，待冬日里做饭菜时
添味增鲜。每逢春节，吃腻了大鱼
大肉的我们，汤羹菜馍中也弥漫着
十香菜的味道，心也一点点松软下
来，透着尘世的香气。

如今，无论是山野农家菜，还
是酒宴大席，凡是与面食、肉食相
关的菜品，烹制时也会有十香菜的
点缀。因为在许多食客的心目中，
这种浸润着烟火味的十香菜，
尽管出身土气、形质朴素，但经过
美食家的妙手搭配，却出奇地以
其独有的香味，瞬间抓住人们的
味蕾。

寄居城市多年的我，总会想起
老家园子篱笆处的那片十香菜，想
起那道默默守护家园的淳朴风景。
每逢炎炎夏日来临，那铭记于心的
烟火味道，有了十香菜的点缀，感
觉比任何时候都有深度……③2

知了

□ 刘中海

今年的伏天格外热，室外气温
几乎停留在35摄氏度上下，有几天
达到42摄氏度。这也许是近几年
最热的伏天。

窗外，知了鸣叫不断，像是和
夏做着最后的告别。知了，学名叫
蝉，在我们老家有许多好听的名
字：爬杈、知了猴。为了生命的延
续，它靠着像针一样中空的嘴，刺
入树皮，吸食树液，然后把卵产在
树枝上扎出的成排的小孔里。那
小孔很小很小，幼虫要想爬出来十
分困难。爬到孔外的幼虫，在高高
的枝头上随风摇曳，从空中纷纷
落下。它们个头极小，小到不仔细
观察很难发现。

据说，这些小小的幼虫，落地
之后，就像蚂蚁一样，快速找到舒
适的地方，刨洞藏进去。这一藏就
是几年或十几年。

在我们这里，人们更习惯称作
爬杈。爬杈是一种美食，可油炸、
可爆炒，还可以换钱。每到夏季，
我们晚上的时间大都是去逮爬杈
了。在我曾经居住的街道，经常听
到“收爬杈、收爬杈皮”的叫喊声。
前天，我问5岁的小外孙：“喜欢
逮爬杈吗？”没等我说完，他一蹦
三尺高，口中不断念叨着：“喜
欢！喜欢！幼儿园老师给我们讲
过，到了夜晚爬杈才出来爬到树
上，我还没有逮过一次呢，今晚
上就带我去吧？”

我问他：“天那么黑，你不害怕
吗？”他说：“有姥爷跟着，不怕。”
“万一有蛇呢，怕吗？”“不怕！
我们穿胶鞋去。”

于是，当晚我拿着手电筒，牵
着外孙的小手来到一大片杨树林
里，星星点点，显得昏暗。
小外孙很兴奋，拿着手电筒，
像一个很有经验的大人一样，一
棵树一棵树地照，很仔细、很仔
细。这里的爬杈很多，半小时左右，
我们就逮了20多个。

“姥爷，快过来看！”小外孙轻
声地说着。我走过去一看，他正
用手电筒对着一个爬杈照着。只
见那爬杈挣扎着从洞里爬出来，
爬到一棵树上，缓慢地往上爬，爬
一会儿，爬到一人高的地方，停
了下来，刨洞藏进去。这一藏就
是几年或十几年。

在我们这里，人们更习惯称作
爬杈。爬杈是一种美食，可油炸、
可爆炒，还可以换钱。每到夏季，
我们晚上的时间大都是去逮爬杈
了。在我曾经居住的街道，经常听
到“收爬杈、收爬杈皮”的叫喊声。
前天，我问5岁的小外孙：“喜
欢逮爬杈吗？”没等我说完，他一
蹦三尺高，口中不断念叨着：“喜
欢！喜欢！幼儿园老师给我们讲
过，到了夜晚爬杈才出来爬到树
上，我还没有逮过一次呢，今晚
上就带我去吧？”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与蝉鸣相
伴让这个季节不再漫长，一声声悠
长的旋律也显得不那么刺耳。③2